



亲爱的 弗洛伊德

Dear Freud

下

玖月晞
著
JIUYUEXI
WORKS

为什么要学会记忆呢？
记忆 我已经选择忘记
意义 就是忘了我自己。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亲爱的 弗洛伊德

Dear Freud

玖月晞
著

JIUYUEXI
WORKS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亲爱的弗洛伊德 / 玖月晞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6.9

ISBN 978-7-5500-1837-2

I. ①亲… II. ①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61884号

亲爱的弗洛伊德

玖月晞 著

策 划	石 颖 唐 婷
责任编辑	胡志敏
特约编辑	唐 婷
封面设计	心晴坊工作室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	21.5
版 次	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字 数	804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1837-2
定 价	59.8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6-217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Contents

第一卷 伤无所依

001

第二卷 爱非其道

095

第三卷 栩栩如生

249

最终卷 此间有真意，欲辩已忘言

420

番外卷 对我微笑，一如当年

613

后记

671

甄意依稀记得，这是某种眼动脱敏疗法的变体。

时间如水，一分一秒流淌。许莫真的安静下来了，没有睡去，他的眼睛里有光在闪，粼粼的。不知不觉，他揪着心口的手松开了，呼吸均匀下来，胸口的起伏也趋于平缓。

治疗结束，言格收回手，表情淡静，不起涟漪。

许莫躺在手术台上，愣愣地抬手摸摸心口，一瞬间，眼中浮起雾气，喃喃地说：“不疼了。”

言格道：“你认为置换一个新的会好；我却选择挽救和弥补。”这是他对人对事的一贯态度。

许莫捧着胸口，呆呆地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他现在还无法相信，他没吃药，心就不疼了。

言格看甄意一眼，克制地问：“这位小姐的腿受伤了，可以让安医生给她止血吗？”

许莫沉默半晌，做的比言格要求的更多，他拿钥匙给安瑶和甄意松开锁链。表情迷茫而空洞，但在妥协。

言格绕过手术台去扶甄意，步履不自觉渐快。

她期期地望着他，他才俯身去握她的肩膀，她便扑进他怀里，咬着牙，没吭声，头埋在他肩上，眼泪出来了。他肩头的衣衫很快濡湿，黏腻地贴着，心再度沉闷凝滞。

他最见不得她哭了。她一哭，他就不知所措，像跑遍全世界也找不到解决方法似的无措。

他知道她是伤心的，不是因为腿受伤，而是因为林警官的惨死。

他不动声色地咬了咬牙，调整着痛得有些乱了了的呼吸。他把她的手绕在自己脖子上，搂着她的腰，另一手弯进她腿窝，尚未抱起，便听见她极低地呜咽：“都是我，不该下车。”

下一秒，更汹涌的热泪涌进他的脖子，滑进他的胸膛，很快变得冰凉，凉得透心。

他侧头去看她，可她紧紧埋着头，不让他看到她的表情，只露出苍白的鬓角和湿漉漉的耳根。

她没看见，言格的眼睛红了，泛起湿润的水雾。

他没开口，低下头，紧紧贴了贴她冰凉的脸颊，很用力。

他把她打横抱起，小心翼翼，怕伤到她的脚。起身后，看了安瑶一眼。

安瑶会意，轻声问：“我去看看那孩子可以吗？”

许莫仍旧呆呆地摸着不疼了的心，讷讷地点头。安瑶出了玻璃屋。

言格抱着甄意往外走。

外面的淮如看见安瑶出去，惊慌失措，害怕被遗忘，尖叫：“甄记者，还有我啊。”

瞬间，许莫猛地醒过来，目光如被欺骗般仇视：“你不是护士！你骗我！”

他转身扑上去拿猎枪。局势陡转直下，言格捂住甄意的头，立刻往柜子后边躲。砰的一声枪响，整面玻璃墙崩裂，碎片四下炸开，甄意被言格的身体挡护着，并没被飞溅的玻璃片伤到。

言格迅速把甄意带去柜子后边蹲下。甄意忍不住痛哼一声。伤口又裂开了。

听见她痛苦的呻吟，他没说话。甄意知道他在这方面很笨拙，越想安抚反而越无措。

下一秒，他再度低头，下颌狠狠贴了一下她的鬓角，很用力。

甄意却觉比千言万语还窝心。她被他摁在胸口，以一种绝对保护的姿势。耳边是他强有力甚至微乱的心跳。

他从不会紧张害怕，除非是为了她。

房间灯没开，只有刚才言格给许莫治疗时用的一束微光。他们躲在柜子后，墙壁上映着模糊不清的瓶瓶罐罐的影子。

言格半蹲在地上，探头往外看，甄意也忍不住看，他把她摁回来，声音极低：“别怕。”

“安瑶呢？”甄意担忧。

“她已经出去。许莫不会伤害她。”说完，他捂住甄意的嘴。

连续的枪声停下来，四周安静，只有空空脚步声，由远及近。许莫缓缓走过来，立在打碎的玻璃洞口，判断甄意的方向。黑暗里，言格蹙了眉，他想试着安抚许莫，他很有把握，可发声便会暴露位置。

如果只是他一人，他绝对义无反顾。可甄意在，所以，他绝对不会冒险。

他扫视一下四周，柜子摆成半包围形，刚好绕玻璃房子一圈，两端开口后拉着帘子，开口端离门口有十几米，他应该能在几秒内跑出去。

言格抱起甄意，弓身缓缓往房间深处走，才走两步，一声枪响！铁皮柜子剧烈地震颤，上边的玻璃器皿炸裂四溅，液体哗啦啦地流。

甄意在言格怀里缩成一团，刚才言格没发出任何声音，可许莫在某方面的感觉似乎比常人敏锐很多。甄意想起了医院里的精神病人们。

言格压低重心，继续缓缓前行，枪声一溜儿地追来，射在铁皮柜上，打雷似的震耳欲聋。

甄意震得头晕目眩，却抬手捂住了言格的耳朵。

他微微愣了。

她大致猜出他的想法，先往里面走，让许莫习惯性地沿轨迹开枪，等他换弹匣时，返身跑出去。可十几米的路，只有一张帘子，他护着她跑出去，多危险啊。

她用力挣开他，一屁股坐到地上，做了个嘘声的手势，眨眼示意自己有办法。

房间内再度没了动静，枪声也消停了。

许莫按着最后感应到的方向，缓缓走来。两个柜子间有半米的开口。

两人紧贴着柜子，昏暗中，他握枪的影子渐渐靠近。在他转弯的一瞬，言格握住猎枪枪身，用力往下拉。许莫一惊，连摁扳机，可枪口抵在地上，子弹剧烈地爆炸，强大的后坐力震痛他的肩胛骨和手臂。他手麻，松开扳机。

甄意强撑着起身，准备抬脚，可言格先她一步，扫腿狠狠一劈，枪管扭曲。

眼见许莫回神，再度摸扳机，言格瞬间松开他，抱起地上的甄意立刻往外跑！

一刹那，许莫扣动扳机，子弹在扭曲的枪管内加速骤热，砰的一声，爆炸！

出了房间，许莫没追上来。甄意高度紧张，让言格放她下来一起跑，他不肯，一直带她出了七弯八绕的走廊，上去地面。

夜很深，月亮看上去比满月时还圆，夜风呼啸，有些萧索。

他把她放下，甄意：“立刻通知警察吧。”

“找到地下的房间时，我就打过电话给他们了。”言格声音很低。

甄意一愣：“既然你已经报警了，为什么还自己跑下去？”

“他们赶过来需要一段时间，我等不了。而且，我不相信他们。”他倒是直言

不讳，说这话时，表情微凉，“那么多人下去抓他，刺激了他怎么办？”

甄意心底很暖，刚想说“言格，你对我真好”，他却皱了眉，盯着她的胸口，紧张道：“你中枪了？”

甄意低头一看，吓一跳，胸口大片新鲜的血迹，摸了摸：“我不疼啊！”疑惑地抬头，惊道，“是你中枪了！”

她扑上去，扒开他的衣服一看，胸口全是血，肩胛骨血肉模糊，金灰色的子弹深深嵌进去肉里。他竟然抱着她跑了那么久。

她疼得肉跳：“你感觉不到疼吗，你……”目光落在他脖子上，又是一刺，玻璃片划出好几道口子。有一小块还扎在脖子里，透明的玻璃被血染红。

她眼睛红了：“我看看你背后。”

他不动，表情安然，没有哪怕一点儿痛苦之色，清淡得像只是被人抓了一下：“还好，没什么感觉。”

她掰他的肩膀，掰不动，生着气想绕去他身后，可他立刻单手把她捞回来。

她咬着牙，眼泪汪汪，抓他的手臂非要绕去身后看，而他拦着她，握着她，非不让她看。

两人一声不吭，在较劲。她乱抓乱拨，他冷静控制。

这次，他没有让她。

所以最终，她先崩溃，无声的眼泪终于爆发，大哭起来。其实，刚才她瞥了一眼，已经看到。背后全是血。玻璃片、木屑、铁片、枪管碎片……全扎在他身上，像刺猬。

想起他一路抱着她，担心她的腿伤不让她走路，那些碎片像全扎在她心里，疼得滴血，疼得无法呼吸。

她埋头在他怀里，哭得全身都在颤。

他低头，轻轻挨住她的脑袋，安抚地拍着她哭得汗湿的背：“又不会死掉，这有什么好哭的呢？”

她哭得更凶。

言格无奈地叹气，声音柔和：“我们甄意做什么事都很认真，百分百投入，哭鼻子也是。哭起来，什么话也不听，流眼泪像挤海绵。”

“哪有？”她嗡嗡地反驳，却被他说得哭不出来了。

很快，警察和救护车都赶到。安瑶、淮如和婴儿被救出。

甄意找来医生给言格检查，却见言格望着出口出神。“怎么了？”

“许莫。”言格脸色微白，“他还没出来。”

又等了一会儿，许莫出来了，抬在担架上，蒙着白布……

“是不是枪管爆炸伤到了关键部位？”甄意小声说，有些难受。想起许莫低着

泪流眼泪，“我的心很疼，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我”。

言格走过去，掀开白布，死后的许莫看上去格外苍白脆弱，样貌很俊秀，一点不像疯子。

他浑身湿透，一片刀隐没入胸口。

言格合上白布，后退几步，看着许莫被抬走。夜里的风更大了，吹着他额前的头发张扬地飞舞，露出白皙饱满的额头。

良久，他回头看了一眼，隔着很远的距离，可还是看得清楚。

他的车上，没有人了。

子弹把甄意的小腿灼出血洞，好在没伤到骨头。止血上药后，她不管护士阻拦，也不管走一步就像踩在刀尖上，拄着拐杖去看言格。

手术室的灯亮着，椅子上坐着几个中年男士女士，在低低交谈。个个低调矜贵，气质不凡，是言家的亲戚。

言母起身走来甄意身边。甄意紧张，浅浅地笑：“阿姨好。”

想自我介绍，对方已点头：“你好。”看上去和煦，却不可亲近，“甄意小姐，能拜托你一件事吗？”

“您请说。”

“不要再接近并伤害我的儿子了。”

她平和的话像一耳光。甄意面红：“这次的事不是我故意……”

“只是这次？甄意小姐，你是个优秀的女孩，我相信你爱言格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们家会有两个言栩，因为你，言格才成了现在的样子。这点，我要感谢你。”

甄意胸口沉沉地起伏，知道后面会有一个然而。

“你热烈，灿烂，可这样燃烧热情的方式不适合言格。为了接近你，靠近你，他一次次挑战极限。他过得很痛苦。”

甄意呼吸稍滞，窘迫之后，摇头：“阿姨，您可能不信，但和言格一起时，我能感受到他的心情。就算他不说话，不动作，不看我，我也能感到他是开心的。因为如此我才不放手。如果他觉得我带给他的不是快乐，而是痛苦，让他自己和我谈，我会立刻离开，绝不回头。”

她弯腰鞠躬，抬起头，不卑不亢。

言母神色莫测。手术室门开，甄意立刻上去。

病床上，言格脸色惨白如纸，浓眉深深蹙着，脸上全是汗，像刚受过一番酷刑。

甄意心疼得发麻，问：“没用麻醉吗？”

言母也低声质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医生赶紧道：“离头部太近，他不肯用麻醉。”

甄意看他脸色白过床单，湿漉漉跟水里捞出来似的，疼得心肝在颤。

仿佛感觉到她的目光，他缓缓睁开眼，眸子清黑澄澈，并没多余的情绪。像是累到极致，有些空。盯她看了几秒，他缓缓闭上眼睛，干燥苍白的嘴唇动了动，说：“还好，没伤到骨头。”却是说她的腿伤。

甄意不吭声，眼睛湿了。

似乎想起什么，他再度睁开眼睛，虚弱地看着她，手伸出来，无力而冰凉，摸索着握住她的手。终于安心，他沉沉地合上眼眸。

言母站着原地，忽然想起十二年前，那天，言格的家庭老师带他出去散步。回来后，言格忽然说不想接受家庭教育了，想上学。他指指单肩包上老师别上去的深中徽章，说了四个字：“这个学校。”

她很惊讶，想问清楚，但言格不解释，转身走了。她跟过去。

正值傍晚，山里下了雨。雨水顺着古老的屋檐哗哗流，院子里的芭蕉叶子噼里啪啦响。

少年言栩坐在阁楼前的木阶上，望着一串串雨线把天空分割。

少年言格坐去他身边，也望着天空和雨线，两个一模一样单薄年轻的背影。

少年们没作声，仰着头，望着流光溢彩的雨天，看了一个小时的雨。

雨停的时候，言格说：

“言栩，我遇到一个女孩，她从天而降，像一颗彩色的太阳。”

到了下午，言格醒了。睁开眼睛，感觉到手心她温热的鼻息，痒痒的。

阳光洒进病房，他低眸一看，她的脸歪在他手掌里，呼呼地睡着。她的脸颊异常柔软，这次他没有克制，指尖轻轻碰了碰，触感细腻而熟悉。他心跳微乱。

她立刻醒来，声音急切：“你醒啦！”

病房里的亲属全看过来，言格开口：“请出去吧，我想换衣服。”他缓缓坐起，掀被下床。其他人往外走，甄意也起身。

“你去哪儿？”言格问。

“诶？”甄意回头，他的意思是她留下？

病房陷入静谧。甄意坐去他身边，因为他突然的亲昵有点儿紧张，一紧张就胡言乱语：“你要我给你换衣服啊？要是我忍不住乱摸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肩膀一沉。

她瞬间闭嘴，讷讷地望着天，咽了咽嗓子。

片刻前，他将头靠在她的肩膀。

无声无息，好安静啊。唔，是想把人支开，和她单独相处吗？

风从窗户边吹过，呼呼的。她听见自己的心在跳，咚，咚，很有力。唔，这种时候，不说话么？

她缓缓地眨了眨眼睛，嗯，不说就不说吧。

有只鸟儿落在窗台上，啾啾叫了两声，蹦跶一两下，又飞走了。甄意扭头，他连嘴唇都是白的。可表情依然淡宁，合着眼，靠在她肩上。

痛成那样，看上去也是没有关系的样子。

甄意心疼死了。

他累了，她也累了，所以，借着受伤在医院治疗的工夫，先什么也不管，就这样彼此依靠，让身体和心灵都休息一会儿吧。

时光在病房里缓缓流淌，她微微歪头，靠向他的脑袋，他发梢软软的，摩挲着她的脸颊，亲昵又温馨。

正要合眼，却听言格说：“甄意，帮我换下衣服。”

平静的心情一下搅乱，她瞪着他，虽然有所克制，但眼睛里分明在闪光。

言格坐起身，轻声道，“手臂发麻了，等不到恢复知觉再换，又不想让护士帮忙。”

“换衣服去哪里？”

“警署。林涵的事，准如估计已连夜审讯完。你是重要的证人，警察或许在来请你的路上。还有许莫的死。”

甄意锁上门，从言家人带来的行李箱里翻出衬衫和休闲裤。帮他脱了上衣，背后一整片纱布叫她难受，嘴上却故作轻松：“还好没伤到脸，不然就不好看了。”

他也不知为何，问：“不好看了，你会介意吗？”

她微微一愣，转面问：“我如果介意，你会难过吗？”

他不作声。

她小心翼翼地给他套上衬衫，系纽扣时，莫名心绪不稳，隔着薄薄的一层布，手指若有似无沿着他的胸膛一路往下，游到腹部，已然心猿意马，钻进去，在他的腹肌上抚摸。

言格：“……”

她抬头见他极轻地抿抿唇，像隐忍什么，踮起脚，质问：“对我不满？”

“没有。”他默默地摇头，“有点儿痒。”

“噢，抱歉。”甄意在他腹肌上挠挠，可热心了。

言格：“……”

她摸够了，给他穿好上衣，蹲下去脱裤子时，言格叫她：“等一下，这个不用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甄意麻利地把裤子扒下来，没有防备地发现，他从手术台下来，没穿内裤。

甄意抓着裤子，蹲在他腿间，近距离盯着，鼻尖全是男性荷尔蒙的气味。

“……看够了吗？”

她脸皮厚厚的：“可以摸一下吗？”

“……不可以。”

“真小气。”她打商量，“你给我摸一下，我也脱了裤子给你摸。”

“……”言格的脸微微泛红。她一句话，给他带了太多的回忆，比如第一次在衣柜里，他托着她软嘟嘟的小臀……他不动声色地深呼吸，让自己冷静。

甄意自认还是矜持的，感叹居然抵抗住了诱惑，转身去找内裤。

言格声音不大，微窘：“我自己……”

甄意一个眼神让他闭了嘴。给他穿好，她终究觉得不摸不痛快，盯着鼓鼓的内裤看了一眼，好心地说：“好像有点儿挤哦，我帮你顺顺。”

言格一愣，惊愕地后退。

没想到甄意揪住他的内裤，小手灵巧地钻进去，拨来拨去摆正了，又抓了抓才念念不舍地抽出手来。

言格浑身僵硬，十分紧张地贴着墙，呼吸不稳，耳朵根都红了起来，像透明的玛瑙。

记忆不受控制回到那个夏天燥热而狭小的空间里，她坐在他腿上，柔软地抵着他，仿佛连在一起。她箍着他的脖子不松手，像要哭。贴在一起的肌肤黏热湿滑，似乎是汗水，又似乎是别的。

太热了。汗水迷蒙了双眼。那个下午是荒废的，也是惊艳的……

言格用力摁了摁眉心。

……

甄意和言格走出病房，司瑰还有几个警察在外边等着。他们是绑架案的重要证人。

“你们受了枪伤，所以没第一时间询问，但案情严重，也等不到你们伤好。”司瑰眼睛红红的，很肿，不知哭了多少次。

“我们正准备去警署。”

上车时，司瑰轻声对甄意说：“你记得林涵是怎么死的吗？”

甄意点点头：“准如人呢？”

“被她的律师带走了。”司瑰有些咬牙切齿，“杨姿。”

甄意倒没料到：“你们没审问她？”

“审了，从凌晨三点一直到早上九点。几个组的人都一晚没睡，但，”司瑰别过头去，腮帮子一直在颤，“她说是许莫逼迫的，不是故意杀人。甄意，是这样吗？”

甄意沉默下去，良久，点点头：“是这样。”

“如果她遇到一个好律师，或许……”司瑰哽咽，连发声都困难，“甄意，或许她真被逼无奈，但只要想到林涵死时的样子，我就想一枪杀了她！”

去到警署，尹铎也在。

林涵的惨死震惊全国，也颠覆了K城执法系统，杨姿把准如带走的那一刻，尹铎他们就准备起诉。可虽然K城法制史上没有受胁迫杀人的案例，但相似法律体系的英美出现过，有位受胁迫杀人的被控者最终连二级谋杀的罪名都没有，无罪释放。

根据K城案例法的特点，这次，陪审团和法官可能会参考国外的相似案例。

甄意接受问讯时，把当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警方，结果是，和准如描述的一样。她没有撒谎。

甄意走出审讯室时，外边一排警察，眼睛全是红的。

尹铎很久不语，最后对甄意说：“今天凌晨，他们冲进地下室，林涵被绑在那里，据说是站着，嘴上贴着胶带，心口被挖空了。司瑰说，他睁着眼睛。”

甄意的心像被刀狠狠地戳，抬头看，尹铎眼睛也湿了：“甄意，虽然说这句话不恰当，可这里每个警察都想给准如终身监禁。但很可能她连坐牢都不会。”

这点，甄意明白。她低下头：“抱歉，我刚才说的都是我知道的。别的没有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尹铎吸一口气，“只是，一个普通人即使是自救，又怎能毫不手软地把一个活人的心挖出来！”

甄意蹙眉。尹铎问：“你处罚期满了，没去拿律师执照？”

甄意一愣：“最近太忙。”

“去拿吧。”尹铎道，“如果刑事案败诉，希望你和你的同僚能帮林涵的家人打民事诉讼。”

甄意沉闷地坐着，易洋在她身边拨弄录影带，给她看准如受审的录像。准如一直在哭，非常懦弱害怕。易洋叹气：“警察们死了同僚，都恨她，但公审时，民众会站在她这边。她给人的感觉也是受害者。”

甄意隐隐担忧。抬头，见安瑶也来了。杀死许莫的人是她，来接受调查。

甄意跟着易洋进聆讯室。有些奇怪，凌晨的厂房外，言栩在她视线里晃了下。自那之后就再也不见。言恪做手术，安瑶来警署，言栩都不在。

安瑶披着头发，弯眉杏眼，皓齿红唇，典型的古典美女。她一如既往的平静，

嗓音清淡，不徐不疾描述着那天发生的事：

“……小豆丁很乖，没有哭，我抱起小豆丁往外逃。走廊里都是蜡烛，光线不好。经过那个房间，我朝里望，很暗，我想准如被绑着，要去救她。走到门口，撞见准如，她说她挣脱了胶带，只有许莫在里面。她要去逃命，我把小豆丁给她，自己去找许莫。”

“你为什么没跑？”

“绑架过程中，他没伤害过我，和他说话也说得通。感觉他不是一个残忍的人。”安瑶垂下眼睛，神色落寞。

“什么叫说话说得通？”

“一开始他要杀小豆丁，我说孩子心太小，他放弃了，也没因此丢弃他，而是把他照顾起来。”

“怎么照顾？”司瑰问，“孩子不是要喝奶水吗？”

“他给他喝的血。”

司瑰愣了。

“动物生血。”安瑶说，“后来他把昏迷的警官和甄意带来，我怕他伤害甄意，说她是我们科室的护士。他就把甄意带去休息，说抱歉打了她的头，要请她吃东西补充营养。”

司瑰道：“你进去房间，后来呢？”

“房间很暗，我到处找许莫。他在柜子后，肚子在流血，我不知道伤势如何，应该不重，他站得起来。我扶他走了几步，他见准如不见了，忽然变脸，抓着薄刀抵在我喉咙上，”安瑶深深蹙眉，“出门时走过水池，他滑了一下，我想逃，他扑过来抓我，我抓住他的手抵抗，也不知怎么，刀扎进了他胸口。我太害怕，就跑了。”

司瑰问：“他的反应？”

安瑶摁着太阳穴，艰难地想：“他后退一步，倒在门边的传送带上。”

司瑰看出她欲言又止，追问：“他怎么了？”

“他哭了。”

“哭了？”

“嗯。没哭出声，但我看见他流泪了。他说……”安瑶痛苦地捂住眼睛。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他说：安医生，我的心，又疼了。”

不知为何，甄意的心，也疼了。想起许莫坐在手术台前，揪着胸口呜咽：“我生病了，为什么没有一个医生能救我？”她恨许莫害死林警官，可又觉得他的悲剧分明可以避免。

但这句话并没引起他人的共鸣，几位警察脸色冷漠，同僚的惨死让他们对许莫没有一丝同情，更不了解他杀人的原因。他最终落得的定义，是变态的吃生杀人狂。传出去变成吃人杀人魔也说不定。

司瑰没别的问题了：“安医生，可以接受我们的测谎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甄意戳戳言格的手背，低声问：“安瑶算是自卫杀人吧？”

言格凝着眉，所有所思：“目前算是。”

给安瑶做测谎的是季阳。面对测谎仪，她并不紧张。季阳问了几个基本的问题，安瑶的回答清一色的简短，考虑时间也不长不短，一切拿捏得恰到好处。仪器上，各种图像和数据都没问题。

“许莫经常去找你，你有没有想过有什么不对？”

“什么不对？”

“没想过他有妄想症？”

“没有。”摇头，图谱仪一切正常。

季阳细化问题：“你给他检查过几次？”

“五次左右。”

“他没问题，还继续来找你？”

“对。”数据显示一切正常。

“一个人没有病却频繁来找你，你不认为他有问题？”

安瑶迟疑：“有一点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以为他喜欢我。”

这个答案让季阳停了一秒，着实是他没料到却非常合情理的答案。“你以为他喜欢你？”

“对。”心跳正常，表情正常。

“你喜欢他？”

“不喜欢。”极浅地皱眉，补充一句，“因为我和我的未婚夫就是这么认识的，所以对他不反感。”

接下来的问题转移到被绑架之后的事，她的回答依旧没问题。

最后的问题关于自卫杀人。“你回房间是想检查许莫的状况，把他救出去？”

“对。”一切正常。

“你找到他，而他拿你当人质？”

“对。”接下来关于她伤到许莫的细节，回答和之前也没有出入。

季阳有把所有问题打乱顺序问一遍，安瑶始终平稳，测谎仪就像一直在休息，任何参数都正常。

甄意抠捏言格的手心，言格低头，她瘪瘪嘴，做口型：“他没有你厉害。”表情很嘚瑟，很自豪，更骄傲。言格想：她还真是护短。

季阳转身对言格做手势，意思是有没有要问的。

言格摇头。

安瑶做完测谎，出来和言格说了几句话，大意讲后天便是婚礼，她下午要回深城。

甄意立在大门口，望着她匆匆离去的背影，问：“言栩回深城为婚礼做准备了吧？”

“嗯，”他淡淡应答，“我下午也回深城。”

甄意望住他，目光灼灼。

“你要一起吗？”

“当然一起。”甄意不满，“我们以后会是一家人，嫂子不参加弟弟和弟妹的婚礼，像话吗？”

“……”言格不经意松了一下领口，呼吸有些困难。

他默默走了一会儿，忽而问：“记不记得我和你说过有些人能躲过测谎仪的测谎？”

“记得。”甄意想想，“像宋依，她人格分裂，不知道自己杀了人。”

“那是精神病人。有部分正常人或者接受特殊训练，或者心理足够强硬，或者情感足够冷漠，都能躲避测谎仪。”

甄意一愣：“你的意思是？”

“她撒谎了。”

甄意仔细想，安瑶回答的问题并没有矛盾：“你为什么不在测谎仪上问她？”

言格没作声，想起言栩对他说：“哥，请不要分析我。”他的意思其实是：请不要分析安瑶。

出了警署，甄意接到卞谦的电话，说她的处罚期满，希望她早日回去工作。她考虑后，最终去把律师执照取回来。

走出大楼时，阳光灿烂，她心里却一片阴霾。她立在阶梯上，上网搜索，论坛里很多人在讨论淮如杀警案。有投票“如果你是淮如，在凶手威逼性命的情况下，会杀死他人吗？”

41%的人选择可能会；42%的人选择不知道；明确说不会的只有3%。

甄意用力揉揉眉心，头疼。准如和林涵，安瑶和许莫的案子会在十几天后审理，到时甄意可能会做证。

准备下台阶，却见杨姿走上。两人见面聊了几句，杨姿说：“准如也可怜，莫名其妙被神经病绑走，为活命杀了本来就快要死的警察，算自卫，现在却摊上官司。”

甄意不太舒服，道：“不管她是主动还是被逼，杀人就是杀人。”

“但她没有选择，是正当目的。”杨姿争辩，“相信你看过媒体报道，舆论同情准如。甄意，你是受益者，如果准如没杀林涵，你下场怎样？”

甄意觉得，离开事务所后，和杨姿说不到一处去了。心情不好地走下台阶，郁闷憋屈的表情全写在脸上。

言格给她开车门时，说：“你想留下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感觉，你想留下和尹检控官一起打官司。”他冷淡地说。

甄意心一磕，她的确有一点儿小心思，但：“我也不想错过言栩和安瑶的婚礼。安瑶她……”她那么爱言栩，爱到一个朋友也没有。且她是孤儿，亲戚也没有。

“只耽搁一天，没关系。婚礼过后，我立刻回来。熬夜准备做证和案子。”

两人的伤都没好，司机开车。

过关后，汽车并未往市中心去，而是绕向海边，行驶在一条宽阔的悬海公路上，一边绿树成荫，一边碧海蓝天。落日时分，海上流光溢彩，日落之景美得惊心动魄。

开阔的视野，自然的美景，让甄意烦闷的思绪渐渐被海风吹去，心情平静下去。长的公路到了尽头，汽车转弯绕上山，海洋悬浮在绿树之外。

南方的山林翠绿而新嫩，山里繁花盛开，姹紫嫣红，蔷薇花如瀑布铺满山坡，黄色雏菊像小动物般簇簇拥挤，白色泡桐在绿树映衬下像晶莹剔透的艺术品。

山中美景太令人神往，甄意趴在窗口东张西望，心情一度好起来。不自觉微叹：“回深城也就一两个小时，可这么多年回来不超过五次。”

言格始终看着她，看她一开始神色蔫蔫，渐渐趴在窗边吹风，后来伸手抓风，再后来脸上有了笑容。他这才稍稍安心，靠进座位里缓缓闭上眼睛，是真的累了。

还好她天生就有迅速自我疗伤的本领。其实，早就想带她来。迟了八年。

又过约半小时，远方连绵的山林里出现一道绵长的蜿蜒秀美的瀑布，水雾缭绕。

绿树成荫，繁花盛开，一座古老的南方园林隐匿其中。隐约可见亭台楼阁，在落日余晖中宁谧秀美，像温柔婉约的古代美人儿，不可方物。

“你从小住这里？”她兴奋地问。